

远。不过通过这几天写稿子、看同修交流文章，又发现了自己好多执着，真的就象同修说的，给明慧网写文章的过程也是提升自己、修自己的过程。我决心以这次法会写稿为契机，走出给明慧网投稿的第一步，真正的精進实修，用心的做好三件事，做个名符其实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感谢师尊！谢谢同修！合十。

明慧法会特刊
(七)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廿二日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大法坚不可摧》）

安全访问明慧网

请用国外邮箱给 eo@aatt.co 发一封标题为 12345 的电子邮件，可获得最新破网软件，直接上明慧网。

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

明慧法会	1
内科大夫讲真相	1
一星期，在梦里师父教我学完《论语》	8
沧海一滴见众心	15
学法向内修才能证实法	21
给知识份子讲真相的一些体会	29
背法使我溶于正法修炼中	35
执着少 正念出	45

明慧法会

特刊|第八届大陆网上法会稿件（七）

内科大夫讲真相

——信师信法走正走稳修炼路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是一九九八年得法的老年弟子，当初是抱着祛病健身的想法走入修炼的。我是一名西医内科大夫，修炼前已从医二十多年，但却落下了一身病：顽固性头痛病、风湿关节炎、肌肉痛、严重的运动病（晕车病）等，折磨的我哪也不想去，只要外出，包括赶集、开会、逛商店、或者坐车，回来就是大病一场，止痛片不离身。修炼法轮大法后不到一年，这些病不知不觉全消失了，从此后我坚信师父讲的一切全是真的，我要跟随师父修炼到底。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恶迫害开始了，那时虽然学法不深，但我有坚定的一念：我师父是超常人，谁也动不了，法轮大法是最正的，我们修炼大法没有错，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过去有句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走的正做的正，我有师父保护，谁也动不了我，因此那时没有太害怕的感觉，也许就是这颗信师信法坚定的心，师父看到了，正法修炼十二年，师父一直呵护着我、点悟着我，使我平稳的走到今天，在此首先叩谢师尊慈悲救度。下面从三个方面向师尊回报与同修交流。

一、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

我的工作每天能接触几十人，这给我每天面对面讲真相提供了有利条件。迫害一开始，我就开始讲，那时多以第三者身份讲，利用巡视病房的机会，询问他们对江魔迫害法轮功的看法，他们大多认为江魔太坏，普遍反映炼法轮功的都是善良人。于是我就和他们讲法轮功是什么，大法师父怎么教导人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做超越常人的的人。

后来有了救人的大法真相资料，当时到我手的真相资料不多，我几乎是当面发，讲完真相后，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再送真相资料。《九评共产党》出世后，又开始了讲真相劝三退。我

转到退党上，对方见我如此直接，就跟我谈起邪党的功过什么的，又说千万别拿政治生命开玩笑等。我说，论年龄你比我长，论对共产党的了解我并不比你知道的少，况且我退党是我个人的信仰选择问题，不可能强迫我信仰什么吧？老总说，话是这么说，不过你还得为你丈夫着想吧，他可是单位领导哦。我说，我退党是我个人的事，与他无关，怎么能牵连他呢，如果真牵连到他了那就说明这个党真的有问题。我打趣的说：株连九族可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产物呀！老总见无法说服我，最后带着恳求的语气说：你这个事呢省公司也没先例，你又交了退党申请，不讨论这个事也不行，讨论了要是真的往上报肯定会影响我们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影响全公司员工的利益，你看……我听懂了对方的意思，心想就给他个台阶下吧，于是我态度坚定语气平和的说：鉴于你的为难，退党申请我可以收回来（纸质申请只是个形式，目的是内心的退出后摆脱邪灵的控制，削减其邪灵的能量），但是我心肯定是退出了，所以从今后我不会参加任何党的会议、学习、活动，也不会再交党费，你们也不能因此而考核我！老总忙说，好，你回去再跟你们单位书记沟通一下就是了。

从那以后，我就算是在单位正式退出了邪党组织，再也没有参加过邪党的任何活动、会议等，思想中一下子象卸下了沉重的包袱一样，没有邪灵的控制，真的感到一身轻。丈夫也没有因为我退党的事而受影响，更没了离婚一事。后来，通过给丈夫讲真相看《九评》，他也用真名在大纪元网上做了三退，现在仍然在领导岗位上。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帮助我、是师父在做，我只是有了最初那简单坚定的一念。

以上是我在正法修炼过程中深感正念力量的三件事，也只能代表我的过去，今天写出来是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不妥之处还望同修指正。其实，正法修炼十多年来，正念强、修的精湛、三件事做的好的同修比比皆是，我与他们比起来还差的很

好印证了邪党的邪恶吗——株连九族！真那样我建议你都快退出，丈夫气的无言以对，甩出一句：你要真的退了我们就离婚！所有财产你别想拿一点！当时我心态很平静，根本没去在意丈夫说的话。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七日，我正式以书面形式向单位邪党支部交了退党申请，当时的邪党书记很惊讶，问我是不是有啥思想包袱、是不是还在炼法轮功，我说这些与我退党都没有任何关系，这只是我个人信仰的问题。邪党书记说：你要想好，历来都只有入党没有退党的，除非是犯了错误被开除出党。我说：党章上不是写明了入党自愿退党自由吗？我为啥就不能退呢？邪党书记说：我们单位乃至上级主管单位都没有这样的先例，你这个事还得研究上报。我说，那是你们的事，反正我今天交了申请，不再是你们中的一员了。之后，每遇邪党党小组长通知我开会、交党费什么的，我说我已经退党了，以后你们不必通知我开会，我也不会交党费了。就这样过了半年，在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的一天中午丈夫回来说，我退党的事惊动了主管公司老总，要我当天午饭后到老总办公室去，他要亲自找我谈话（原来，本单位的邪党书记怕我退党的事影响他，根本就没把我交退党申请的事往上面报，而我半年时间没参加过邪党的任何活动、会议，因此本单位大部份邪党党员都知道了我申请退党的事，后来就传到老总那去了，老总先是找我丈夫谈了话，要我丈夫跟我做工作，丈夫说他说不通我，所以老总要直接找我谈）。

我当时很犹豫，是去还是不去呢，老总直接找一个小工人谈话！思考片刻后我决定去，心想，老总也是人，只是他的工作职位比我高而已，我退党是自己的信仰选择问题，谁也不能动摇我！

到了老总办公室，双方简单寒暄几句后，老总拐弯抹角的想了解我的所谓思想动态、是否还在炼法轮功等，我便直接把话题

讲的对像，上有市领导、人大、法院、局长、下有平民百姓，这些年讲了多少人我也记不清。记的有一位当时是法院院长（后任人大副主任），我给他讲了真相后，他爽快的做了三退。一位副团级军官，后来转业到“六一零”（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干了副职，我给他讲过真相，后来这人遇到我的同事还询问我的情况，他告诉同事，真不忍心抓炼法轮功的人，他们确实是好人，同事说那你们就别抓，他说上边压力太大，没有办法。这真是共产邪党自己干尽了坏事，还要拖本该得救的人一起对大法犯罪，走上一条祸及子孙、断绝未来的路。

我讲真相还有一个群体，那就是药品推销商，逢我接触的人，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我都给他们讲真相做了三退。有的厂家来一个劝退后，紧接着又换一个，来一个讲一个，有几个还看了师父广州讲法录像，还有一个自己复制了一套讲法录像光盘，有两个还请了《转法轮》，还有的听我讲三退后，又把没听的领到我的面前听真相，我知道这都是师父把有缘人推到我面前，还有三、四个人不定期的来取真相资料。

说起给药品商讲真相，还有一段小插曲。开始几年，我为了拒绝受贿而使自己少造业，采取驱赶、拒绝接见他们的办法，有时我还遭到某些人的谩骂，认为我不食人间烟火。

后来通过学法，读到《转法轮》中讲：“人类社会各行业都是应该存在的，是人的心不正，而不在于干什么职业。”“在那个阶层如何做个好人，都可以放淡各种欲望、执着心。”

我怕造业修不上去，而把该得救的生命拒之门外，这不是一颗私心吗？这不是在犯罪吗？再说造不造业是人心的问题。认识提高了，我开始接见他们，直接告诉他们，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病人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和责任，行贿受贿是不正之风，法轮功学员绝对不能干这事，希望你们能理解。他们基本都能理解，有的即使不用他们的产品，他们也愿意到我那儿坐坐，说是

很愿意听我讲。

这些年我在讲真相中，也遇到不少奇迹。举两个例子。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患有冠心病、重度心衰、心律每分钟跳三十九次，全身浮肿，生活自理能力完全丧失，呼吸困难，不能平卧。那一年她住了四次院，氧气不离身，一次我给她讲了真相，并送她一个真相护身符，老太太高兴的无法言表，从此后她每天睡觉前、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双手捧着护身符，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直这样坚持，几年后我见到她，那真是脱胎换骨，口唇红润、精神饱满，浮肿完全消退，她自己说体重减了近四十斤，全是水减掉了，心律恢复到每分钟七十次左右，她告诉我现在走十里路都不成问题，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住院。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大法师父！”谢谢我把这么好的东西送给她。我说：“你与大法有缘，一切都是师父做的，你只能谢谢师父。”她还告诉我，有一年她儿子从高压线上摔下来，只擦了一点皮肤，这都是法轮大法师父的保佑。我说是的，只要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都会有福报的，后来她的老伴、儿子都做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

还有一个青年女子，发热七、八天，在家什么药都吃了也不管用，一天她找到了我要求我给她输液，我给她查了一个血常规，血象正常，于是我给她开了几块钱的药，给她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叫她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很高兴的答应了，第二天起床后，全身轻松，再也不发热了，他们全家都相信“法轮大法好”，都做了三退。

然人心是不一样的，这些年我先后有三次被恶人诬告，每次都是恶警气势汹汹的来，找单位领导、找我丈夫，但最后都是灰溜溜的走了。有人说是单位领导保护了我，其实我知道都是师父保护了我。恶警来时我没有害怕，因为我深深的明白我没做任何坏事，我是在救人，是在救被邪党谎言蒙蔽了的众生，是在做字

（当然我们是不认可什么敏感日的），这期间当然也有反复的时候，每遇到这种情况我首先发正念铲除他身后操控他干扰我做资料的邪恶因素，同时找自己是否冒出啥执着，有次就发现自己有强烈的做事心，忽略了该做的家务，也疏于关心丈夫，发现问题后及时改正。后来，我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也尽量抽时间陪丈夫交流、让他看真相资料、陪他一起看新唐人电视台节目，慢慢的他也明白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和大法弟子为何要向世人讲真相，前段时间他还乐意开车送我去跟同修送资料。

正念一出，堂堂正正在单位申请退党

二零零四年底《九评共产党》发表，我认真看完每评后，彻底认清了中共邪党的本质，作为大法弟子真为自己是邪党党员感到惭愧。二零零五年二月份师父的经文《向世间转轮》发表后，大法弟子都上网做了三退，我也让同修上网帮我退了。由于我所在的单位是国营企业，邪党的各种大小会议、活动很多，且每月都有一次邪党的所谓“组织生活”，虽在网上申明退出了邪党组织，但在实际工作中还要经常被动的参加邪党的各种洗脑会议、活动，心里很难受，总觉得还被共产邪灵压抑着。因为通过之前的学法知道了，人的大脑就象个容器，装进什么就是什么，我既然是大法弟子，思想中应该全部装大法，对于邪党文化的歪理邪说我们应该唾弃、解体，怎么还要被动的装进邪灵的东西呢？我反复学习师父的经文《向世间转轮》，最后我决定向单位邪党支部提交退党申请，真正摆脱共产邪灵对我的毒害和控制。

首先我与丈夫说了我的决定（因为他是单位领导班子成员，想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丈夫听了后火冒三丈，坚决不同意，说我这是要弄死他（让他下台），急的揪着我就扇耳光，边打边骂我是神经病、疯婆娘……我忍受着丈夫的打骂，理解他作为常人对于名利的执着和怕心，边安慰他边说：不管怎样我坚决要申请退党，这是我的事，不会影响你的，如果真的影响了你，那不正

题的……哪知不说还好，这一说丈夫暴跳如雷：你身在福中不知福，好好的一个家你要毁了才甘心吗？我刚好走上领导岗位，别人都是夫唱妇随，你却要跟我唱反调，你做啥不好偏要去做这个政府反对的事呢？你胳膊拧得过大腿吗？让你在家炼就够意思了，你还得一寸进一尺，我们离婚！……

也许是丈夫这连珠炮似的吼震醒了我，猛然悟到：我是修真、善、忍宇宙大法的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又没做坏事，今天大法遭迫害、师父蒙冤，我们做资料让世人了解大法真相，哪错了？证实法、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是在大法遭迫害初期，师父就给弟子指明的方向，为啥我还这样理亏似的求丈夫同意我做资料呢？于是，我马上态度坚定但语气平和的对丈夫说：跟你商量是尊重你，但不管你同意与否，资料我做定了！而且每周都要做！我修大法这几年来我和孩子身体的变化你也是清楚的，况且你自己也从中受益不少，希望你不要落井下石，至于你担心你那个职位，是你的终归是你的，如果你为了所谓的前程怕我影响你而要离婚，那你自己看着办就是了。我话音刚落，不想丈夫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马上笑着解释说：我主要担心你，怕你被抓，我知道大法好，但是现在大环境这样……于是我马上顺着他的话一边安慰他不会出问题的，我一边拿真相资料给他看，让他认识到迫害的邪恶和世人都有了解真相的权利。就这样，丈夫就不管我在家做资料的事了。

通过此事，我体悟到：放下了执着，正念自然就出。由于我没有执着丈夫的职位和离婚的威胁，但因为思想也没想太多，就是很简单的一念：不管怎样我都要做真相资料，这坚定简单的一念就起到了正念的作用！正念的力量就能让丈夫身后控制他干扰我做真相资料的暴跳如雷的邪恶解体，让他明白的一面清醒！

就这样，从二零零三年到现在，我可以堂堂正正在家做真相资料，丈夫几乎不干涉我，所谓的敏感日子他还会提醒我小心点

宙中最正、最好、最神圣的事，而恰恰是邪恶在迫害、在干坏事、在对大法犯罪，害怕的是邪恶，受到审判的应该是邪恶。

当然我要找到自己心性上的不足在法中及时归正。我一直这样坚信师父坚信法，只要我们站稳救度众生的基点，就不会走偏，走的正、做的正，师父就会保护我们。师父对我的呵护和保护很多很多，下面简单举几个例子。

有一次我给一个中年男患者夫妇俩讲真相，讲着讲着进来一青年男子，可能是他的儿子，我接着讲，青年人发话了：你是炼法轮功的，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六一零”的，你不怕我举报你吗？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我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当今世界上的一个人，我用医术救了你父亲的命，我还要告诉你父母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让你们明白法轮功没有错，是被迫害的，明白了真相对你们有好处，这有什么不好。”那青年人根本听不进去，气势汹汹的转身走了。虽然我当时没有怕，但过后心里不稳，我发出正念，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把心放在法上。

第二天上班，一陌生男子喊我的名字，并送给我一包真相资料，我心中一愣：这不是公安派的诱饵在引我上当吗？没有多想，我将计就计想把真相资料送给领导，于是给领导打电话，一次、两次、三次无人接听，我还不悟，又给副职打电话，接通后说：我有事找你。他说：你等以后吧，我马上要下乡。我惊醒了，这不是师父在点化我吗？第二天副职问我有什么事，我说一点小事，不用了。这都是那颗怕被迫害的私心在当时占了上风，修炼人心中没了正念，不在法上，就是人的状态，就是邪恶钻空子的时候。后来知道那天真是同修送资料，要不是师父点化、保护我，不知会给大法造成多大损失。

二、善化丈夫 浪子回头

我的家庭在外界看来是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但是一家不知

一家的事，丈夫的粗暴脾气常常令我毛骨悚然。加之他一出生就泡在邪党的文化中，在这个大染缸的污染下道德下滑。年轻时，我外出学习，他那边有第三者插足，这一下不可收拾，一个、两个的，本来就脾气不好的他，在情的带动下，简直是魂不守舍。就在我修炼的前后几年，我几乎是在骂声中生活，他动不动就发脾气、摔东西，有时还动手打人，特别是喝酒后更凶。修炼前我虽然也做到了忍，但那个忍是无奈的忍，打不过、骂不过他的忍，是常人的含泪而忍。

修炼大法后我才懂得了人生的真正意义，用真善忍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并学会了向内找自己，我为什么会有这种遭遇，原来我有一颗高傲自大的私心，总认为我各方面条件都比他好，他应该如何对我好，而不是我作为人妻怎样关心他、爱护他；另一方面从法中明白可能是我前世欠人家的要还债；还明白了修炼人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与修炼有关，都有修炼提高的因素在里面，找到了问题，我放下一切心，从生活上关心他，家里的活多干点，他骂我，我装作没听见，坚决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摔东西，我就收拾打扫，我明白他在帮我提高心性。有时他骂着骂着突然停下来了，问我怎么不发话、怎么不生气？我说：你给我好东西我还生气吗？我就给他讲打人骂人要给人家德，是干损德的事，他不语了。有两次他又想发火，突然不发了。他说：“我太佩服你的忍力了，我也要学着忍。”我告诉他，我的善良、忍耐是大法师父教我的，我让他比一比，看一看，你找的那些女朋友哪个比你老婆更善良？哪个能做到这种忍？他认可了。

在善的感化下，丈夫变了，变的温柔体贴人、关心人，现在的他家里买菜做饭样样都干，两人都上班时，他会抓紧时间回家做饭，很多时候我下班回家，他把饭已经做好了，几乎再听不到他的打骂声了，第三者也自动退出了。现在他虽然还没走入修炼，但表面看也在修自己，过去曾干过对大法不敬的事，现在他

影响单位的所谓精神文明建设。由于我始终没说要放弃修炼也没交身份证，所以单位领导就给我丈夫施压，让他看管好我，说不然对他的前途就有影响等。

虽然这样，但我还是背着丈夫与熟悉的两三个同修接触、交流。随后有省城的同修送来少量的真相资料，我们看完后再把资料送到居民小区，这便是我们最初的向世人讲真相，虽然当时并不知道讲真相更深层次的内涵，只是为了向世人说明法轮功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总是盼望每周都能拿到真相资料。后来和我一起的同修买了电脑、打印机等设备，在省城同修的帮助下建立起了资料点，我也经常去该同修家和他们一起学做资料。再后来，在该夫妇同修的帮助下，我也买了打印机等设备自己做资料。

但在前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做这一切（不管是去同修家拿资料、散发资料还是自己在家做资料）全是背着丈夫的，只有他不在时我才敢做，偶尔我正在做资料碰到他回家时，我会急的赶快收拾资料、设备，生怕他看见，就象自己在做什么坏事似的。有次我刚做完资料，还没收拾好，丈夫就提前回家了，他一见什么电脑、打印机、切纸刀、塑封机、墨水瓶、做好的资料等摆了一床，于是对我破口大骂：你不要命了！越来越猖狂！老子的电脑（笔记本电脑是单位上配给他的，由于他很少在家用，我就用来专门做资料了），你居然敢拿去搞这些……说着就要冲过去抢做好的资料，幸好我快一步才没让他损坏资料，接着，我一边安慰丈夫一边赶紧收拾资料、设备。

当晚我对此事想了很久：真相资料必须得做，但总是这样对丈夫躲躲闪闪的也不是办法，俗话说躲的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况且我又没做坏事，做资料也是为了让世人了解大法的真实情况。不如跟他商量、说说好话，让他同意我做真相资料（当时根本没想到要用正念，完全是想用人的情来说服他），于是我第二天跟丈夫说：每周我就做一次真相资料，而且量也很少，不会有啥问

没有想到怕的时候那一念就是正念

九九年七二零后，邪恶的谎言铺天盖地，迫害步步升级。开始，单位领导要我写保证不炼功不上访，上交身份证，我没有直接写明不炼功不上访，只写了个大概意思是“一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单位规章制度、不做对国家和人民有害的事”的保证（其实也不该写），身份证当然没交。没过多久（大概是零一年底），一天丈夫回来告诉我：某某书记说了，上级主管单位在某市专门办了个转化班，凡是本单位炼法轮功的都必须去，转化好就回来。

那时我都是在感性上认识大法，根本没有在法上理性思考问题，更没有想到要用什么正念，于是我理直气壮的说：我又没犯法，凭什么去转化？我不会去的。丈夫说：不去就要开除。我说：休想！我修炼大法身体好了，道德回升了，既没有触犯国家法律又没违反单位规章制度，看谁敢把我开除？当时什么都没想，也没有丝毫的害怕，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念（虽然当时多少带有点常人的争执心态），单位领导谁也没来找过我，去转化班的事就象没发生过似的。后来通过学习师父陆续发表的经文、讲法，明白了这一切就是旧势力用来考验我的，看我的心怎么动，因为当时有了这看似不自觉的本能的一念（现在看来就是正念），师父就为弟子化解了这次魔难。其实，这一念就足以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一念就足以解体邪恶的迫害！

放下执着，家庭环境正过来了

我是一九九六年底得法的，在九九年七二零以前，丈夫很支持我修炼并且也认同大法好。可是九九年七二零邪恶开始迫害后，他受了邪恶的毒害宣传，对大法产生了疑惑，虽没有完全反对我修炼，但根本不准我出去与同修接触。他当时是我们单位的中层干部，生怕因我炼功的事对他有影响（之前单位上很多人知道我炼功），当时单位逼的紧，生怕大法弟子外出聚会、上访而

经常买来水果洗净后，端到师父的法像前供养。这真是大法的神奇，改变了我，改变了丈夫，改变了我的家。

三、把坏事变好事

在我几次被恶人构陷后，来自家庭方面的干扰不断。一次本单位的同修被邪恶迫害，丈夫承受不住，我回家后，丈夫劈头盖脸的打了我整整一夜，口口声声要叫我死，又是掐又是打，借着酒气魔性大发，我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我知道这是共产邪灵在操控他，但发正念不管用。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发的根本不是正念而是恨念，我生出恨他的心。

天亮了，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我该怎么做？师父的话出现在我的脑海：“忍不是懦弱，更不是逆来顺受。大法弟子的忍是高尚的，是生命伟大坚不可摧的金刚不动的表现，是为坚持真理的宽容，是对还有人性、还有正念的生命的慈悲与挽救。”（《精進要旨二》〈忍无可忍〉）

不能使罪恶再延续下去了。作为夫妻那是缘份，从法中我悟到修炼人不能离婚，离婚等于把他踢出去，后果是很可怕的，我必须得救他，怎么救？师父讲：“在魔难面前如何做，都得自己去悟。”（《精進要旨二》〈路〉）我悟到：丈夫的本性是善良的，是旧势力的因素、共产邪灵利用我丈夫的怕心，还有我对他的情，在操控他来干扰我救度众生，叫他对大法犯罪而毁他，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是有使命、有责任的，我是来救众生的，而不是毁众生的，我要正一切不正的。首先我要放下对丈夫的情，把他视为众生的一员，慈悲的善念想他不要对大法犯罪，我要曝光这件事情，利用来讲真相，揭露邪党怎样控制、迫害众生的。

于是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找到单位领导，让他看我身上的伤痕，同时我告诉领导，我的丈夫是一个很好的人，也很爱我，之所以出现今天这种事情，不是我的错，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

没有错，也不是我丈夫的错，这一切都是共产党迫害法轮功造成的，是江魔一手造成的，这笔帐我要记在江魔身上，希望领导能分清善恶。几个领导不停的点头，同时狠狠的批评了丈夫一通，丈夫当面向我道歉。晚上回家，丈夫为了缓解矛盾，请来了几个亲朋好友，我装作生气的样子不吃饭，他们都劝我吃饭，我说吃饭可以，但必须允许我说话，他们异口同声：允许、允许。就这样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听我讲真相。我讲法轮功是什么，怎么叫人做好人，共产党怎样编造谎言蒙蔽众生，怎样迫害修炼人，他们都一个个细心听，其中一人说：就是现在不让炼，让炼我也炼。

就这样坏事变好事，十几个人听明真相，这真是哪里有问题哪里就需要我们讲真相。

以上只讲自己做的好的一面，总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写起来又觉的要写的东西很多，一个修炼人所经历的确实太多太多，每一个修炼人不知倾注了师父多少心血，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因环境宽松了我却懈怠了，安逸之心就象一个无情的杀手在拖着我不去，真的是无颜面对师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精进，紧跟正法进程，随师把家还。

第一次参加法会投稿，不当之处请大陆大法弟子同修慈悲指正。

一星期，在梦里师父教我学完《论语》

——文盲弟子也能助师世间行

文 / 辽宁大法弟子口述，同修代笔

笔者留言：本文中的主角是一位没念过一天书的老年大法弟子。她学法不是很多，法理悟的也不是很透，但她凭着自己纯真的信师信法，心纯念正，坚定的迈过了沟沟坎坎，创下了可歌可泣的证实法篇章，见证了伟大师尊慈悲的呵护与大法的神奇。由于她本人写文章困难，所以她的事迹一直未能写出来。现经她本

学好法，我们同修之间没有矛盾，准确的说不是遇不到矛盾（其实经常有不同看法），而是面对不同的意见时，大家自觉找自己，放下自己的意见，看看大法怎么要求的，我们这么做能不能更好的圆容法、救众生，所以矛盾常常在瞬间消失化解。

“橙黄紫绿九霄明”（《感慨》），我体悟，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我们把各自的颜色修的纯净，就陪衬出了整体大穹的缤纷无际。学好法，是我们配合默契、兑现誓约、同回新宇的根本保障。

谢谢师父！合十。

执着少 正念出

文 / 四川大法弟子 子归

尊敬的师父好！

全体同修好！

一年一度的大陆弟子网上法会又开始了，这是第八届了。之前，由于总认为自己修的不好、三件事也做的很不精进，比起其他同修差的太远，感觉根本没啥值得可写的，从而错过了整整七届的网上法会。最近，通过学法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猛然悟到：在这宇宙正法的特殊时期，网上法会是师父留给大陆弟子的特殊修炼形式，既然师父认可的，我非但不积极参与还找借口回避，这做到了信师信法吗？还配是师父的弟子吗？同时向内找自己，发现历次不愿参加网上法会的根本原因是被太多的执着心包裹着，比如：自私心（只想分享其他同修的心得，写心得文章耽搁很多时间怕影响自己学法炼功的时间）、懒惰心（写文章要动脑要构思）、虚荣心（怕写不好不被刊登出来甚至怕审稿同修看了说写作水平太差），既然找到了执着就坚决下决心去掉，让那些阻碍我参加法会的败物解体。下面，我就将正法修炼中自己体会最深的三件事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分享交流。

是没人理。他们说：“一个一个问！”我在第一个位置，一个男警察走过来问：“喊没喊？”我平静的发正念，想：“大法弟子的行为是证实法、反迫害，清除的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包括操控你们警察的邪恶，不是争斗什么，希望你们生命明白的一面清醒，你也不应该被操控着来问我，我也永远都不会回答。你要是不嫌累，就在那站着吧。”

因为我躺在下铺，他站在二层铺旁边低头问，直不起腰。因他一直撅着，大法弟子又都默不作声，另外空间的邪恶被大家正念清除后，屋里的气氛变的很滑稽。只听见他在我头顶“噗哧”一下笑出声来，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我的天哪，我可服啦！”这时门口的男警察们也“轰”的笑了起来，最后不了了之。

境随心转，所思所念符合了法，环境就变了。不久，我和那个房间里的很多同修都破除邪恶、回家了。

五、我们的学法小组

我们小组是这样学法的，每次学习前，先背三段《转法轮》，争取一个字不差，一个人一个人的背，背错的地方，同修及时提醒。平时有短的新经文，也随时背下来。背完后，学习一讲《转法轮》，整点发正念，剩下时间依次学海外讲法。

开始背《转法轮》时，有的同修不想坚持了，大家就互相鼓励，清除干扰。坚持背法到今天，同修都体会到：头脑清晰了，背的过程中领悟到了法的内涵，会向内找了，同修间的矛盾少了，有什么事也能很好的配合了。

比如，背完《什么叫助师正法》，有的同修说：更能放下自我了。有的说：以前干什么事，都好象精神不起来，现在责任感强了，讲真相更主动，讲一个就讲透，让人真明白，再也不想过去那样敷衍了。因为只图数量、不管人家明不明白，这本身就是党文化“假大空”的东西，自身不纯正，怎么助师、怎么唤醒众生呢？

人口述，我简要整理出来，向师尊汇报，并与同修交流。由于我的水平有限，文字表达的不是很到位，敬请原谅。

得法

我住在一个边远贫困的山村，今年六十五岁。于九四年七月初三得法，那年四十八岁。得法前四天晚上做梦，有三个老人来找我，一个黑胡子，一个白胡子，一个红胡子。他们拿着一个帐本，说你得去修炼，你看这帐上有你，书、经都有你的份。醒来后我闹不懂咋回事，那时还没听过什么是“修炼”。第二天小叔叔子告诉我说：听说谁谁修炼呢。我也没去。七月初二晚上又做梦，观音菩萨来了，问我：“你咋还不回去呀？”我想我真得找找去了。初三那天看到有几个人都到一家去，我到他家一望，他们都在抱轮。我问了问就跟着炼起来，一盘腿就能双盘半小时。第二天他家来一同修，进屋就问“有新学员没有”，说师父点化他来给新学员送书来了。

学法

我从小没上过学，看着人家都能学法我真着急。有一天晚上我抱着书哭：我咋就不认识字呢！哭的脑袋都疼。后来我就一页一页翻，找我从钱上认识的几个字，哪页有我认识的字就找出来念。翻完一遍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梦中显现出一黑板，师父的穿着和《转法轮》中师父像片上的一样，站在一边，教我念黑板上的字：“论语，‘佛法’是最精深的，他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一字一字教我念好几遍，最后又让我背了一遍，师父说：“中了。”我马上就醒了。我打开书去找，和《转法轮》〈论语〉第一段一字不差，我马上就满书去找我所有能认识的字，困了就趴在那睡。一个星期，在梦里师父教我学完了《论语》。

后来大儿子看我这么诚心，他就教我。他教我学的就不快了。大儿子看《大圆满法》时，说师父在书上照片上炼功呢，他

说：“这不是天书吗？”是宝书啊，他也修炼了。后来我俩上同修家学法，别人念我看着，盯着每一个字，一来二去，一个冬天，我也会念了。那时学法点离家六里地，我来回都走着，一点不觉累。我知道法的珍贵，所以一直以来我非常珍惜法，有时间就学法。

修心性

我觉的我这一生就是为法来的，好不容易得着法了，走上了成神之路。我一定要听师父话，啥亏都可以吃，就是法不能扔。

我家邻居女主人原来和我关系可好了，出门不在家时，我们都互相给照应着家、牲畜等。可是有一天她无缘无故骂起我来，我听师父话忍住了；骂我一个月后停了，以后我们又和好了。

四十九岁那年村里打地分地，我是炼功人不争不抢，丈夫却在争地中气出病、去世了。别人说我窝囊，让我去找政府说理。有一天我忍不住想去乡里说说，刚上台阶，一个大金网把我罩住，失去了知觉。我悟到不该找，放下了。如果是修炼前，我是个厉害的茬子，非得打闹一番。

丈夫去世三周年之后，家里太穷，我就到城里打工。伺候过一个脑血栓老太太，还看过孩子，经历过老太太的百般刁难，活计那个脏、累，还有主人家的不信任、处处提防等各种辛酸，有时晚上自己一个人偷偷哭，真有百苦一齐降的感觉。但我都守住心性，就听师父的话，不管别人怎样对我，我就是守住本份多干活，后来主人都了解了大法弟子的为人，老太太也修炼了，脑血栓后遗症大部份都好了。小孩的父母也对我特别放心，不让我走。

后来现在的丈夫托人多次去说合，我也想有个稳定的落脚处，就同意了。没想到这个新家的家人害怕迫害，看着我不让我炼功。我说法在这我在这，我说到做到。后来他们不管了。因后组建家庭比较复杂，为了让现在的丈夫的家人安心，我在物质上

在反迫害的头几年里，不懂学法的重要，曾两次遭邪恶绑架。一九九九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就开始了反迫害。当时就是做事，后来被绑架。在拘留所里，看到老年同修都会背一些讲法，自己二十多岁却不会背，遇到事情没有衡量标准，非常后悔，想：要是能看到大法该多好啊！第二天早上，同监室一个同修到我身边说：“昨天在被子里发现了一叠经文，你要不要？”——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开始背法了。后来我被非法劳教，在坚持背法中，正念越来越强，几个月后回到家中。

心中有法，真正按照大法做，环境就会发生变化，即使在邪恶黑窝。第二次我被绑架到一个邪恶的劳教所，发现被绑架在那的许多同修对法很坚定，但是大多数法理不清，比如：警察问谁喊了“大法好”，同修就站出来，然后就遭到毒打。或者有的同修喊“大法好”之前，先换个旧衣服，防止迫害时把新衣服打破，等等。

一天，恶警把我和这些同修关到一个房间，我们就交流了要全盘否定迫害，在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中证实大法，又重温师父的讲法：“被抓不是目地，证实大法才是真正伟大的”，“当有邪恶之徒问到你们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时，可以不搭理他、或采取其它回避方法、不要主动被邪恶带走。”（《精進要旨二》〈理性〉）

“你们在正念强、没有怕心，没有人的执著、顾虑心与仇恨心的状态下有效。念出即刻见效。”“大法弟子以救人行善为根本，此正念是为了制止恶人行恶，也是警示其他坏人，也是叫世人不要犯罪，目地还是为了救度众生。”（《正念制止行恶》）

法理清晰后，大家慈悲的喊出了“法轮大法好”，一群男警察把房门踹开，问谁喊的？没人回答。他们说：“咦，今天怎么啦？”又说：喊的站起来！没人回应。又说：没喊的站起来！还

迷糊吗？

第二念想：怎么不看自己、去挑对方的毛病呢？这不是常人的争对错吗？抛开甲说的这件事的表面对错，甲给自己提的意见是“极端”，那我就对照大法，找找自己。结果发现，自己多次苦口婆心的劝说同修，初衷是想为同修负责，可是自己的心被带动，就变成了一次次的宣说自己的观点了，不是维护法，而是证实自己。“极端”的背后不就是执著自我吗？我找到了一个根子上的问题。

以往，同修之间有不同意见时，为了配合好，就想：同修的心是好的、要看同修的闪光点，等等。后来悟到，不必去刻意去看对方（闪不闪光），因为给自己提意见或者出现矛盾的根本原因，是自身有不合大法的東西必須要修去了，我悟到此时是师尊借助甲、乙、丙、丁等人的嘴来点醒自己。甲不说，可能乙会说，乙不说，可能丙会说，所以去找谁的闪光点呢？用人心去找对方的闪光点，其实也是一种向外看。向内找是无条件的，找自己究竟什么心被刺激了，什么心该修去了。

有一天，看到同修丁发来信件，说他们那个地方出现一个现象，不太符合法。然后说：“现在你知道这件事了，知道了不去管，你就有责任。”

看完想，我也不认识你那地方的人、不知具体什么事，怎么去管。（后来得知他说的那件事很快就妥善解决了。）转念说：别挑别人了，找自己吧，怎么让我遇到这事？学法时找到了：就是同修说的“责任”。回想这些年，证实法的事也做着，但是缺少的是责任感，做什么好象都保全着为私的东西，比如同修告诉我，哪里的同修需要教电脑，哪里需要什么帮助等等，自己也会去，问题也解决了，可是总感觉没有那么大的慈悲心，不是主动为他的。这样找到了自身的又一个问题。

四、在不重视学法的教训中清醒

什么都能舍，值钱点的东西他儿女都拿走了，家里钱丈夫拿着，我做买卖的钱也给他，等等。有时觉的心里很苦，泪水止不住的流，看着师尊的法像，师父在笑，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精進。

大法的神奇

我修炼二十天左右，看见过五个法轮，红、黄、蓝、绿、紫五种颜色。二、三个月时眼前出现一个明晃晃的大月亮。有一天抱轮时，眼前出现一个大大眼睛，一下子吓我一大跳，手都放下来了。后来想起师父说过这个事，不怕了，再接着炼时，就再也没见过这只大眼睛。修炼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睡觉，就感觉自己飘起来了，一看连被都飘起来了，那时不怎么学法，不太明白，生怕飘走了，怕的不得了，就落下来了。今年也飘起来一次。

九五年家里拆房子时，房上掉下三块砖都砸在我头上，当时把我砸坐那了。别人都吓坏了，儿子吓哭了。我站起来一看，竟啥事没有。

有一次，坐了一车人的马车从我脚背上压过去，也是啥事没有，没肿没红。

有一次脚崴了，脚尖朝后，脚跟朝前。我想没事，一拧就过来了。回来后看见法轮在崴脚处转，帮我调整。

有一天，我和一同修晚上出去讲真相，遇到人就讲，没有人时就贴。从城南到城北，不知不觉就到了很远处的一个厂区。那时已是半夜十一点半了，我们都不知道回家的路咋走，于是我俩双手合十，闭眼求师父：“师父，我俩找不到家了。”睁开眼睛时，我们就站在离家不远的大道上。我们简直不敢相信，惊喜和感激，无以言表。

有一次上律师楼，同修在外发正念，我身上装满《九评共产党》，我说师父我来救他们来了，每人一本。当时办公楼里很多人，他们都在说话的说话，办事的办事。我每张桌子放一本，他

们谁都没注意。最后剩一本，出来时给了门卫，给他讲这是宝书，对身体好，他也同意三退了。出了门，看见从楼里出来两个人找我，我还不知咋回事呢，一瞬间，一阵风似的，我就到了很远处的桥头了，我又站在那等同修。

我曾被恶党绑架一次，四百五十元钱被警察搜去，我怎么要他们都不承认。后来有一天，这些钱和我的《转法轮》又突然出现在我家里了。

修炼路不同，我是属于开着修的，见证的另外空间奇异现象还很多。但法对我的要求也很严格，稍有不对都不行，一思一念不对就可能招来另外空间干扰甚至迫害。多次身体出现严重病态。有一次，天目看到另外空间身体散架子了，大卸八块，肠子肚子都出来了，这个空间浑身疼，起不来；求师父救我，就来三个大夫，用手一抹，就都归位了，好了。还有很多很多。

讲真相救人

九九年“七二零”，黑云压顶，我与同修去北京上访，半路被截回后就在家炼，一天不落，有空就学法炼功。有一次派出所强行绑架我乡所有同修去派出所，我坚决不去，把拽我的人推一边去。家人都说不去不行吧，我就不去，他们就走了。那时被绑架去有二、三十个大法弟子，不给饭吃，三伏天让在外面晒着，用板子打，家人送饭不让接。我买来油条，灌一壶水，摘点黄瓜给他们送去，警察不让给，我就斥责他们：“凭啥不让给？犯人也允许吃饭呢，他们又没犯法，饿出毛病来你们谁给兜着？”后来他们不管了，我按人给分，没有一点怕。

后来开始到处讲真相，见人就讲，很多人跟我学法炼功，算到现在我教过功的该有三十人了。有些人坚持下来也在做三件事。

有了真相资料后，我大量贴不干胶、发真相资料、面对面讲，足迹遍布大街小巷。每天上午出门前向师父合十：师父我要

“随其自然”的一层涵义。“随其自然”要随大法，可不是我认为的随自己的执著，更不是随旧势力的安排。

以后我们更坚定的和他们学法。虽然又遇一次干扰，但在大家的正念和信心面前，干扰马上消散。那天，以前他们认识的念经的人来了，说要为他们念经，同修当场发正念，发完后，那些人好象忘了自己要干什么，问：“能不能讲讲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同修讲了真相，这几个老学员也坚定了，跟着同修讲。念经的人说“明白了”。以后再也没来过。

随着学法增多，这四个老学员的状态发生着巨变，他们常常是读完师父的讲法，发自内心的感慨：“原来这个问题师父早就讲了！”“师父这里说的这么明白，以前怎么不知道呢？”后来他们说：“学法太好了！”

真正能使人心改变的，只有大法。而“帮”同修的过程，其实是找自己、修自己的好机会，使自己放下私念，对法更坚信。这时大法的威力就在我们面前显现。

后来，这四个同修买了电脑，学会了上明慧网，每天看明慧网上的同修交流，打印了所有大法书籍，把学法摆在首位，回到了实修状态。直到现在，他们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学法小组，还帮助了其他掉队的同修，鼓励让他们参加小组学法。并帮助同修打印《明慧周刊》、真相资料，互相配合讲真相，在证实法中发挥着作用。

三、“自己对了”也向内找

一次，得知本地一个地方的同修，热衷于传播明慧网之外的其它网站的轮回、天目等文章，就说了自己的看法、同修切磋文章要看明慧网的等等。不久，另一同修告诉我说：“那个地方的同修甲让转达对你的意见：别那么极端。”其他几个听到的同修都说我没错，我第一念也想：难道去传那些东西就不极端了吗？怪不得那里的同修麻烦事多，总去看符合自己执著的东西，能不

功是怎么回事，一个书记听着听着，脱口而出：“法轮功挺好的啊！”另一个书记也坐在后面不住的点头。本来他们是上面派来说要办什么“洗脑班”的，结果明白了真相，临走时说“以后再也不来了”，还友好的留下了他们的姓名和手机、座机电话。

（二）找回信心

有一次，同修说一个地方的四个老学员不学大法了，很可惜，而且他们还影响一些人。我们决定同心协力，一定要把他们找回来。

我们发正念清除干扰他们的邪恶因素，发现他们最担心自己不如别人、怕被人看不起，就鼓励说：“那么艰难的时候都走过来了，遇到什么困难了，是好事，是修炼过程，一定能走过来。你看我们跌跌撞撞的还在往前走呢，咱们从现在开始一起互相帮助，走好最后的路吧。”一个老学员落泪了，他们同意以后一起学《转法轮》。

我们每次一个人和他们学法，在这期间出现了几次干扰。有一天一个同修说：昨天去和他们学习时，他们洗衣服、干活，还让同修走。同修当时心里很难过，但还是分清这些表现不是他们真正的自我，就在一边站着发正念，对他们说：我等着，干完活后，咱们一起学。后来他们终于继续学了，但是还是受着干扰。

听同修说这个，我就感到失望了，说：“自己心里不改变，别人怎么帮都不行。以后你别来了（因这位同修家远），我去和他们学就行了，随其自然吧。”同修说：“我还是来吧，起码要和他们把所有的讲法都学一遍。咱们信心足一点儿！”

同修的话，让我对照出自己的差距——自私、不是真心的把同修的事当自己的事。我想：那天要是换成我，能做到同修这么包容吗？可能早就走了。找自己，他们表现出的对法不坚定，反映着我对法不坚信，不坚信大法能正一切不正的、能归正他们。看到《转法轮》上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忽然体会到

去救人了。心中坚定的信师信法，整天就一念：神做事人看不见。遇事求师父，时时处处想着师父，都是师父在做。见到人，给讲完真相做了三退再给资料。《九评》都当面给，怕白给浪费。下午在家学法、发正念。平时每个正点发正念，有事时发半小时、一小时。越发越轻松，空间场越亮堂。身体象飘起来一样，走道象骑车子似的一会就到，同修骑车都落不下我。人心多、出病业状态的同修，空间场黑，脏东西太多，怪物太多。

县政府我去了十来次；公安局每个门都放上，发了四、五回；检察院、法院、司法局、学校、车站，凡是办公单位我都没少去。有师父管着我，我没有怕心，也智慧的做，在师父保护下都有惊无险。有一次去县政府，我围上围巾，身上装满《九评》，又拎一兜子，《九评》用小布袋装着。上一楼左侧，关门的每门挂一袋，开门没有人就放桌上。这时见县长从外面回来了，我求师父说，我没发完呢，让他先别进来。这时县长就在外面与人说话，我全挂完走了，他进去了。我感觉着不好，出门就换一件衣服，在不远处小摊上装买菜。政府大院出来三辆车，还来了警车，来回在马路上遛三趟，他们说见鬼了，就回去了。有一次感觉到被怀疑监视了，就没发。一次在集上发资料，有个人拽我上公安局，我当时身上还满是资料。我想我得把资料发出去救人，密密的人群一人一份，全发出去了。我也没害怕，他还拽着我。有人说他，人家也没碍你事，你愿看就看，不看拉倒，管那事干啥？他就松手了。我还有个真相护身符送给他救他，从此他变好了，见到我主动要资料。

开始三退那几年，我每天一大篇三退名单，一天不落。我给人家讲讲就退。那时没退的人很多，有时学生放学，我跟他们讲，就围上来一帮，我写不过来名字，就让他们自己写；现在没退的人很少了。

老家有两家人举报了多位大法弟子，当地同修没人敢给他们

讲真相。我回去找他们，拿着护身符和资料，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三退了，有两人还得法修炼了。

有一个书记，迫害大法弟子很凶。我给他家送去《九评》、小册子，真相护身符，从此他没再干过。

零八年奥运前夕，一起贴真相的同修被绑架，没扛住说出了我。十多人两次去绑架我，第一次我正念足，他们没动了我。第二次一念不正被绑架进拘留所。恶警撬我书柜，我说谁干谁胳膊折，过几天他从楼梯上滚下，胳膊摔折了。恶警逼问我资料来源，我坚定一念：绝不出卖同修。打我时我让他手疼，他再打时手就抽筋停住了。在拘留所里我天天炼功、多发正念、讲真相救人，九天回了家。

巨关巨难

修炼后第二年，我丈夫去世，精神上的痛苦、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我紧紧拽着师父的手，稳健的走了过来。一个多月前，我大儿子也突然去世，这是邪恶旧势力又一次给我设下的巨难。我知道是大儿子没做好被邪恶钻空子，师父着急没有办法。但师父却给予了弟子最好的。儿子出灵那天出现很多奇异景象，常人都看见了，云彩显现出法轮、龙、凤、仙鹤、莲花、通天的天桥、仙女及不知是哪路神仙，等等。人们震惊的都不哭了，都说我儿子修成佛了，神来接引了。有人说，你别哭了，你儿子成神了。我现在的丈夫也更相信大法了，回来后听法，并督促我炼功、发正念。对儿子的痛惜，常常使我泪流满面，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都要跟着师父走到最后，圆满随师还。在法理指导下，在同修开导下，我又一次走了过来，我会一如既往，助师世间行。

今天写出这些不是想显示我，我就是想感谢师父，证实师父和大法的威德。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对弟子的恩德太重，我咋做都觉的对不起师父。

先生讲，帮他退了党，他很高兴的告诉我们他姓什么、家住在哪里。

感到现在救人很急迫，众生知道大法弟子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所以在大法弟子经过的地方，这些不明白的人仨仨俩俩也聚到那里。虽然他们表面说的是一些不好的话，但我们不看这些，这只能说明他们是等待得救的。而我们只有慈悲的把真相告诉世人，才不枉我们此刻的相遇。

二、放下自我 互相配合证实法

在整体配合上，当同修间出现不同意见时，及时找自己，只要同修提出的问题大方向是为了证实法，就主动配合、圆容。

（一）主动圆容

比如：开始本地同修乙要帮助同修请正义律师、无罪辩护时，众说纷纭，有的说：“乙同修有指望常人的心”；有的说“花那么多钱不值得”，等等。后来同修接触到乙，发现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否定迫害，还可以利用此事讲真相、营救同修，而且他也有经济条件；同修其它的不足，是会逐渐修去的。我们应该放下自己的观念去圆容，共同把这件事做好。

于是，一个地方的同修组成小组，脚踏实地的走访本地律师事务所，讲真相，送《九评共产党》；有的同修整理利用法律讲真相的资料，还有同修制作了有关面临非法开庭同修的真相传单，广泛散发，大家都正念加持。最后，本地有几位律师明白了真相，同意和外地律师一起为同修无罪辩护，结果请律师并没有花那么多钱。开庭那天大家一起发正念，律师的正义辩护震撼了旁听的警察和其他民众。后来，几位同修被以“免于刑事处罚”的名义释放。

本地一些派出所、街道社区等部门的人知道了大法弟子被释放的事，对“修炼法轮功合法，邪党的迫害是违法犯罪”有了认识，社区的两个书记到我家时，和他们说起这个事、又讲到法轮

让他到那坐下，说：人生活在天地间，自然环境和人息息相关。他点头。我又给他讲邪党在无神论思想下，战天斗地，破坏自然。他很认同，还说了三峡的事；我又和他讲到邪党历次运动对人的迫害，又讲到法轮功是什么、邪党为什么要造谣、迫害，为什么要退党。这回他明白了，说中国这地方不讲法律，还说 he 入过团和队，退了吧。还告诉我，他妻子是教师，学校里都不明白这些。我说你回家把这些告诉她，有空多用破网软件，就越来越明白了，他笑着点点头。回来后，我又送给他一个真相光盘，他很高兴的说谢谢。那天虽然被烈日暴晒，但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

前几天，和同修经过一个汽车站，听到三个人说法轮功，就停下来听听他们明不明白，结果又走来两个人，他们到一起后，和这里原来等车的人议论，对刚才有个人劝他们退党不理解（他们刚才遇到一同修、给他们“三退”了），接着又说起前几天电视上诬蔑法轮功的新谎言。

我和同修互相看了一眼，分开了，同修在原地发正念，我来到他们的圈子里，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你说的是那个电视节目啊，已经被记者曝光了，是假新闻。现在不是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多少多少周年了嘛，上面让跟形势、造假，下边报纸电视就响应，那可不是法轮功干的。”这些人唰一下都静下来了，其中两个人小声接话说：“啊，这么回事呀！”“还以为电视是真事呢！”

这时同修也加入进来，我们从第三者的角度讲“自焚”真相、为什么退党、法轮功让人身心受益的事实，工资不是党给的，又讲到万人大上访（因为刚才有个老先生说“围攻中南海”）。最后，一个中年女士说：“哎呀，又让党给骗了！”老先生说：“要是今天不说，还真不知道呢。”因为他们几个已被上一位同修帮助“三退”了，我俩又单独和这个先前在车站的老

借此机会再一次感谢伟大的师尊，并感谢与我互相扶持、共同助师正法的同修们！

沧海一滴见众心

文 / 长春大法弟子 水滴石

师父您好！

同修们好！

明慧网第八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大会的大幕拉开，期待的心情平静下来准备开始写稿。因为每一次法会的召开我们都会更进一步的走向理智、清醒与成熟。从第五届法会投稿开始，每届的法会我都参与，每一次法会投稿我都受益良多。不论稿件是否发表，放淡自身感受，投身到整体中来。一滴水的力量只有融汇到波涛汹涌的大海才能显现出水的威力。一丝水气蒸发升空汇集成云海，才能展现那蓝天白云的壮观。祝第八届法会圆满成功再创辉煌。下面向我们伟大的师尊汇报一下我这一年的修炼心得，与同修们做一次交流，个人所悟不当之处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一、莫道修炼行路难，学法破迷见蓝天

我在大法中修炼已十六年了，今年已是花甲有三。这其中的关难坎坷不做多言。邪恶的迫害增添了多少生活中的苦难，病魔的纠缠又添加了多少道难关，心性的考验与那思想中的业力百般的拉扯，是难。其实说难也不难，放不下不想过才难，放下了就不难。大法修炼有要过的关，有时关过的好，比较轻松，心里也曾暗自高兴过。关大了不想过，也曾哭过，事后也懊悔过。但无论如何，法要天天学，功也在天天炼。有一段时间摆脱不掉那些孤独寂寞的感觉，好在现在都过去了。其实感觉真的什么也不是，这些只不过是修炼成熟中的一个过程而已。师父说：“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已经是

常人的执著心放不下了。你们要记住啊！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著。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精進要旨》〈真修〉）

今天我终于悟懂了：心里放不下的多，才会觉的失去的多，都放下了反倒觉的并未失去什么。把难看的难，关才过的难，不去在乎它轻松过去了。

二、小花一朵出水莲，蕊黄叶绿花瓣鲜

在零八年我家盛开了一朵小花（成立了资料点），说是我家其实是好几家，十几个同修都上我家取资料。小花未开之前我们都是在大资料点索取真相资料、《明慧周刊》，然后再当“二传”传递出去。呼呼啦啦几十人，资料点的压力也很大。为资料点分忧解难，我们购买了电脑、打印等设备开始独立运作。今年我们这朵小花又花分四朵，真是越开越艳。说是分开也未分开，因为我们都是枝枝杈杈的连在一起了。有的时候我们这儿停电了不能做资料那我们就去别处拿，他们那设备出了问题我们这儿就给他们代做出来。谁那儿活多忙不过来了我们这儿就搭把手，谁那儿耗材不够用了我们这儿就送过去。大家互相沟通相互扶持还是整体一朵。

今年从整体上讲路走的比较顺，顺的都有点儿平淡。“三退”名单不断攀升，电脑、打印机等设备都挺听话，一次也没罢工过。同修家的孩子们如今都懂事了，他们听话了。每个同修的子女都能抽出部份工资来捐给资料点做真相资料用。我们这朵小花中的成员，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大家凭能力大小各尽其责。有联系沟通的，有负责传递的，有购买耗材的，有刻录打印的，有外出劝“三退”的，有上网的，既有分工又不分家。我劝“三退”不是强项，我就把同修们劝退的成果发布到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去。今年下来经我手发出去的“三退”名单五千多人。妻子同修经常出外劝“三退”，每次都能劝退几个或十几个人。同修们

有一次，我要到一家大型IT公司，和那个公司负责软件设计的主管配合一个工作，只有几天的时间。就想怎么和他讲真相呢？因为这家公司是集体办公，人很多、很静，几乎没人说话，不方便讲真相，只有中午休息的时间可以利用。但我观察他们软件部的那些人，独来独往、沉默寡言的，这个主管更是，每天中午都是自己独自去吃饭。

快到中午了，我趴在桌子上发正念，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并想：请师父帮助创造一个条件吧！不一会儿，听到有人轻敲我的桌子，说：“去吃饭吧。”抬头一看，是那个主管。

在去餐厅的路上，和他从破网软件谈起，得知他们都有自由门等破网软件，但他说那些网站不能总看。我就讲为什么只有中国搞网络封锁，并讲了海外反华势力是不存在的，又讲到“自焚”真相。这时来到餐厅的电梯，人很多，看出他有点害怕，就换了话题。吃饭的时候我发正念，一定把他救了。结果吃完饭时，他问我“去不去散步”。当时是盛夏，烈日炎炎，中午外面很少有人，哪有散步的？我知道这是生命明白的一面等待真相、等待得救。就说“去”。

有意思的是，当走到公司门口时，他的同事——办公室秘书打着遮阳伞从外面办事回来，汗流浹背的和他打招呼，问“干什么去”，他答“散步”。那个秘书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说：“天哪！这下火的天儿，散步！这得多大的毅力啊！”我想：是啊，生命本性的一面多么盼望早日得救啊！事实上也是，他那根本不是散步，走的比赶火车还快。

我出公司大门就和他说了法轮功，他说“但是不吃药不对”。我说：“你看过法轮功的书吗？”他说没看过。我说我看过，里面没有叫人不吃药，他说：“我不知道，反正和我也没什么关系。”我发着正念，这时看到前面有个喷泉和绿化景观，就

伙子生气的一挥手：“不信！不信！”不理同修了。同修示意我继续讲，我看这小伙子好象认为“无神论”不错，刚才触动到他背后的东西了。就和同修换了座位，和他聊天。

他说在一个对外出口公司打工，说公司生产的产品对国外和国内的执行标准不一样，国内的产品别看电视上总演广告，很多产品不合格。我说：“是啊，我有个记者朋友，也说中国的电视报纸不可信，因为一党制、一言堂嘛，二零零一年演的那个‘天安门自焚’不就是吗？电视上说是法轮功，结果国际社会一调查，根本不是法轮功。那个自焚的男的叫王進东，浑身烧黑了，两腿间的塑料雪碧瓶在大火中却不燃烧、不变形。其实就是个道具，拍个戏抹黑法轮功。法轮功讲真善忍、做好人，信的人遍及全世界。”

这时他若有所思，说：“啊！自焚是假的呀。”过了一会又说：“哎呀，以前以为法轮功多么不好呢！原来不是啊！”

同修和我都持续发正念。他又讲了家乡的百姓被政府强征土地、上告不赢的事，我和他分析为什么不赢，因为征地是“党”支持的，在中国，“党”大于法律，能告赢吗？又讲了一些近代史，“党”一贯迫害老百姓。他明白了——“党”是祸根。他说：“谁能治得了共产党啊？”我说：“人治不了。不是有句话叫‘人不治天治’嘛，所以现在都说‘天灭中共’。共产党是由党员、团员、少先队员组成的，天灭它时，这些成员遭殃。因为咱们加入它时，发誓了，说为他奋斗终生，声明退出，就是抹去毒誓，不当它的一员了，退出党政治，做个清白的人。”他问：“上哪退去啊？”他入过团和少先队。我说让我朋友帮你退了吧，你有小名吗？他告诉了他的名字，说：“谢谢啦！”

（二）众生盼得救 相逢是机缘

经常背法，能使自己处于救人的状态，因为现在的世人都在急盼得救。在工作的休息时间背背法，能保持救人的正念。

有时结伴去劝“三退”，效果都很好。几个女同修买东西都花真相币，相比之下我亦是不如，我只是在公交投币上使用真相币，花钱也不是强项，我就把上网打印的活揽下来。去年神韵艺术团演出的光碟发布下来时，各个资料点都去采购刻录光盘，一度造成刻录光盘脱销。今年我们这朵小花提前做好了准备，事先就购买了充足上好的光盘。等今年神韵艺术团演出的光碟一发布，我们立刻投入到严肃认真的刻录中去。打印封面、剪裁、糊袋即忙而又不乱。做出多少套光盘，同修们就能发放出去多少。结果；事先购买的光盘还是没够用。今年我们这朵小花制作了三千多套神韵艺术团演出光盘。

我们点有的同修文化程度不高，写出的稿件错别字很多，语句不通顺，词不达意不太容易看懂，但文章内容还是打动人的。我就细心挖掘，耐心整理，最后再上网传递到大法网站上去。同修写的稿件有的在《明慧周刊》上刊登出来了，有的收集在每日明慧文章中，也有的没有发表。但同修不介意这个，总是说：上咱们自己的网站重在参与，一天成百上千的稿件怎么能都登出来？谁悟的好登谁的，咱们照样都受益。同修们写稿的形式多样，有写心得交流的，有写诗歌的，有写大法神奇的，有写其它信息的。越到最后越精進大家都在努力着。

三、坚定实修惜机缘，放下自我乘法船

上届法会投稿还没发现自己是躺在法船上等师父给渡到彼岸，因此还长篇大论的述说这个关那个难的，怎么怎么不容易，想想真叫人头顶冒汗。放不下的东西多，关关难难才会多，因为你要修炼，就得有一个去你那执着的修炼环境。你难大关多说明你还没修好。法理不清关过的拖拖拉拉的能不懈怠吗！跟头摔的不重也不觉的疼，摔疼摔重了就一个劲喊师父救命！我能有这个机缘登上师父的法船，应该万千个珍惜，更应该加倍的精進来回报师父的救度之恩才对的起师父的慈悲苦度。与精進同修相比之

下真是汗颜！真是惭愧！

从零五年起我与妻子同修搬到岳母家住，岳母岁数大了需要有人照顾。今年三月份起我独自一人照顾老岳母，岳母今年九十高龄了，因为耳朵有点聋，炼功听法播放的声音大的很。她不情愿戴耳麦我也不能逼她戴，十五年了已经习惯了。尤其是夏天开窗户开门的，早晚两遍炼功音乐声传出去很远。楼下就是社区，在邪恶还很猖狂的今天还是往起勾我的怕心。我遭受过两次绑架也受够了苦头，为此还流离失所三年。每次一起炼功我都提醒岳母声音关的小一点，可都让岳母给调成最大。因此我多次埋怨岳母只顾及自己的感受不替别人着想。可岳母偏不买账，则反唇相讥说：我什么也不怕。我亦生气的说：是，您那么大岁数了谁能把您怎么样？这样经过多年的磨合，我今天总算悟出来了：是我的私心在作怪，是我不顾及别人，是我在用常人心看问题。其实，无论声音大小，该听到的终归能听到，听不到的震破耳膜也听不见啊！

上个月的一天我出门去买菜，见岳母坐在窗台上开着窗户向下张望，我便招呼岳母说：妈，您下来，窗台那么高别摔着，这大五楼的多危险。岳母没吭声，也没下来。我判断不出她是没听见呢还是故意当作没听见，就加大了嗓门又说了一遍。岳母一下子就炸了，连吵带喊的冲我嚷嚷起来了。我的血一下子涌上脑袋，头胀脸红的不知如何是好，我扭头关门下了楼。事情来的突然，心里毫无准备。愤愤不平中想打电话让妻子和小舅子都过来，出了事我一个当女婿的可负不起责任。再说了，儿子、媳妇、姑娘都健在，让我一个当女婿的伺候老丈母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毕竟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但修炼的人遇到的一切事都不是偶然的这一念，还是让我渐渐的冷静下来。事出一定有因，买完菜回来的路上我悟出了还是我自己的原因，是我这儿出问题了。师父说：“我经常讲一个人

的非常的正，你才不会出问题。”（《什么是大法弟子》）怎么走正？在学法、修心上不能有丝毫的放松，把讲真相的过程作为一个修炼自己的过程，时时有一种时不待我的紧迫感，才能走正。

修炼层次所限，敬请指正。

背法使我溶于正法修炼中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几年来，我和同修坚持背《转法轮》和师父的新经文，形成了向内找的思维，在整体配合上越来越清醒默契，救人也越来越有实效。

我体会，背法的过程，也是使自己形成“向内找”机制的过程，随着背法，发现自己会向内找了。因为背法要一字不差，如果差了哪句话、哪个字、哪个词，差的地方往往就是自身修炼的症结，或者对师父的此处讲法理解有偏差。这时把背错的地方纠正过来，其实也同时纠正了自己的不合法的观念。

随着背法，遇事向内找形成了机制，思想越来越明晰，在讲真相中很少被对方带动，而且能看准世人的症结，从而打开疑问，使人得救。

一、珍惜救人机缘

无论世人怎样表现，大法弟子不被带动，只管救人。“正念救度世中人 不信良知唤不回”（《济世》）。每次和同修在一起时，大家都默契的配合发正念，为救人开创条件。

（一）让真相循循流入世人心田

有一次坐车，同修和身旁的小伙子刚说一句：“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都说是老天对着共产党和它的无神论来的……”那小

听的全神贯注，他最后表态说：“其实我知道法轮功的人都是很有修养的，我不会迫害他们，这是宗教信仰……”结束时我说，你也应该“三退”，他看了看我没吭声，我对他说：“不急，你还想考虑一下也行，因为这是大事。如果愿意——”我指了指摆在茶几上的一张纸说，“就在上面写上你的化名。”他沉思了片刻，取出身上的笔慎重的写下了自己的化名。

当然，有了提纲也不能一成不变，对象不同内容一定要有所侧重。比如，我知道有个虔诚的佛教徒，全家都信佛，他已皈依佛教多年。我过去不太想给信佛的人讲真相，因我曾皈依佛教多年，对其中的阴暗面知道较多，加之修佛的大多有个莫名的优越感，认为只有他们才可能最后得救。师父讲：“摆在你们面前，没有选择，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什么是大法弟子》）前几天我约了他去公园。我心中的念头就是：今天我是主讲，我的目的地是救人，不和他在佛教的具体问题上纠缠（过去讲真相中曾出现过这个问题）。我从容易沟通的“有神论”入手，用牛顿鲜为人知的一句话“上帝统治万物，知晓所有做过和能做的事”开头，讲到玛雅文化：地球正在通过银河系发射的宇宙射线，时间是五千一百二十五个地球年，此后会完全同化银河系，进入新的世纪，现在已接近尾声了；讲到古今中外预言的惊人相似；讲到耶稣的遇难、古罗马帝国的覆没……再自然讲到法轮功修炼者所遭受的迫害，列举酷刑时，我哽咽了，眼里充满泪水，我用藏字石引出法轮功为什么不懈的讲真相，他神情庄重的听着，没插一言，最后因他要去开会，我们只好暂告一个段落，并说以后再约。临走他说：“我过去对法轮功一点都不了解，今天才知道这么多……”我心中暗想，一定要再约他，让他能够得救。

给知识份子讲真相，用的时间、精力相对多一些，有时就觉的时间很紧，但是救人不讲条件的，只有自己抓紧。师父讲：“但是这条路很窄，窄到你走的非常正才行，才能救了人。你走

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地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來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精進要旨》〈清醒〉）再说了，岳母也是大法弟子，有师父在看管着，能出什么事呢！我有什么权利说三道四的。为什么一遇到点儿事总是先往坏处想，总是先动人念呢！我准备进屋后，跟岳母道歉认个错。开门一进屋，岳母笑呵呵的接过菜去，问这问那的就象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我也就象没事人的去忙我的事去了。

四、同修勇猛正扬帆，跟上进程返家园

在师父正法进程的今天，大法弟子们都全身心的投入到做好“三件事”多救世人上。我周围的同修们都为此而忙碌着。相比之下，我还是深感自愧不如啊！说轻点，条件有限，能力不行。说重点，心存私念，怕出问题。再深挖，法未学好，真修不到位。虽说我也用心劝退了二、三十人，那也不过是象为了完成任务似的做了那么一阵子而已。其实，做好“三件事”也不是按劝退人的数量多少来衡量，而是从中体现出法学的好不好，慈悲心修出多少，能不能按师父的意愿去用心圆容。现在我悟明白了，那真修者一定是精进的，而精进者必定是真修的。

对做好“三件事”而言，其用心的多少是其在心中的位置大小，修的如何又体现在用心多少上。举两个例子。一次我在公交车上遇见一位同事，劝“三退”刚切入正题他便到站下车了。我回家后挺懊悔的与妻同修讲。妻马上说：你怎么不随他一起下车呢？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是陪他一起下车的，送他一程讲清楚了劝退后再从新等车，不就多花一元钱吗，还多流通一张真相币呢。我挠着头皮说：我咋没想到呢。还有一次也是在公交车上，当车过十字路口时，我看见一位昔日的朋友在斑马线等红灯。自他家搬迁后十多年了联系不上他，而车过了路口就到了一处站

点，但这站点不是我那天要去的地方，稍一犹豫车就启动了，如果当时我能立即下车跑上几步就联系上他了，劝他“三退”是可能的。我这迟钝的反应又错过了一次绝好的机会，我又捶了一下脑袋后悔一阵子。事后我曾回去那里寻找过他，但茫茫人海何处去寻呢！

就拿妻同修来说吧，一次我与妻拎着大包小包的蔬菜过马路，妻见旁边也有一位妇女两手拎着包裹显的些吃力的样子，妻就腾出一只手帮那位妇女拎过一个包裹来。她们两个人有说有笑的走了一段路程分手后，我回过身来问妻，你们认识呀。妻说：不认识，讲退了不就认识了吗？我一下子看到了我与妻同修之间修的差距，这个差距是平时的一个积累，救人这件事在心头上的位置有多重而拉开的，这是在学法中所奠定的修炼基础。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如果修的再差一点，那看问题想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常人的思想、常人的想法，那就更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放松、不能掉以轻心。千万年亿万年的机缘、等待，我们在历史上所承受的那一切，都是为了今天。不能在关键时候把自己要做的事没做好，将来明白了，对你来讲，对你的生命来讲，简直是太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

师父的正法进程在突飞猛进中突破着。在这一刻千金的阶段，对于精进的弟子来讲，时间是紧张的不够用的。对于不精进的，在大法中混日子同修来讲，时间是苦涩难耐而又是漫长的。我从开始的精进到后来的不精进又回到现在的开始精进，我有如上的感受。

借此我向师父再表一次决心，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无愧于大法弟子神圣称号，让慈悲伟大的师父

女儿表示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到外地读大学后不久，她主动与我联系上了，并询问我给她推荐的书名（《水知道答案》讲有善恶的内容、《水晶头骨的秘密》讲玛雅文化）。看来，她真的是愿意思考这些问题的。愿她在外地能很快遇上同修给她进一步讲真相，愿她早日得救！

有一颗很正的心

这样讲真相下来，我最大的变化是由过去的讲真相先看对方的脸色，到现在只怀着一颗救人的心讲。我心中坚信师父，坚信“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没有了那种心中不安、吞吞吐吐的狼狈相。针对知识份子胆小、固执、自恃，好问“为什么”、喜欢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听进道理，好奇——特别爱听他们领域外的新知识等特点，因此给他们讲真相时力求讲的透彻一些。所以，我修去了讲真相中急于求成的心，我平时坚持认真学习师父的讲法，修心中坚持运用“向内找”的法宝，大量查看明慧网上同修的有关经验，记录或记熟法轮功的有关史料，比如大法在世界洪传的数据、褒奖，天安门自焚的疑点，藏字石发现的时间、地点，《转法轮》中许多具体生动的例子等等。到后来，我心中基本有了个讲真相的提纲：第一，什么是法轮功；第二，法轮功正在受迫害；第三，法轮功为什么要不懈的讲真相。这样做耗费的时间比过去多的多，有时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但效果也明显比过去好些。

一次，我约某单位一邪党党委书记到我家，基于对他的了解，他一坐下我就单刀直入的切入话题：“今天我约你这个党委书记来，想和你讲讲法轮功的事。”他有些惊讶的尴尬的笑着说：“不会哟？”我望着他心里只有要救他的一念说：“你听我慢慢讲——”我详细的按照心中的提纲讲着，针对他的身份我特别加讲了迫害法轮功会有什么恶果，他由开始的漫不经心到后来

怕三退会被人知道。师父说：“通常哪里出问题大法弟子就到哪里去讲真相，持之以恒的、坚持不懈的。”（《二零零七年纽约法会讲法》）于是，我针对具体人的具体心结讲真相。对第一类人，对他们讲《九评》有关内容，告诉他们“人算不如天算”“福不可能享一辈子，要居安思危”，并列举一些生动的例子。对于无神论者，就给他们讲《转法轮》上师父讲的“史前文化”的有关内容，讲历史上的预言，讲“藏字石”，讲历史上迫害修炼者的人最后的惨状，他们大多对这些可以说是闻所未闻，听的非常专心。对有怕心者，直接告诉：你只需告诉你的化名（这群知识份子中几乎无人愿用真名退的），其余我去办，说我会为你保密，因为彼此很了解，就放心了。我有时也告诉顾虑更大的人说“我也退了”，因此对我产生了信任感而放心的。这样一做有一部份人三退了。但仍有少数人友好的拒绝了。

对多次拒绝三退的人，我多次讲，我不催促他，也不求一定要有个三退的结果，最后真的是“慈悲能溶天地春 正念可救世中人”（《洪吟二》〈法正乾坤〉）。有的人，我对他们讲了无数次真相，苦苦等了好几年，最后终于退了。

当然也有仍没退的，但我从心底祝愿他们以后能有那么觉悟的一天。一次我约一对母女到学校听真相，妈妈是幼儿园的园长，女儿刚考上大学，她还带了一个好朋友来，也是刚刚考上大学。我和他们讲了几个小时，她女儿在高中时是学生会主席、预备党员，中邪党的毒很深，讲完后她提了许多问题，如“法轮功是不是就是研究生与死的问题”、“为什么你要给看《九评》而不给我看法轮功的书”、“我们大学生为什么不能学成后用经济救国”、“我们年轻人为什么不能多一些人加入共产党以改变党的成份”，我针对她的心结谈了我的看法，并特别指出“政党、政府和国家、民族不是同一个概念”。她表示同意，另一个女孩讲我是为了她们好。最后，虽然女儿和她的好朋友没有三退，但

放心。

感谢师尊，谢谢同修。合十

学法向内修才能证实法

文 / 重庆大法弟子 兰花

喜闻八届大陆网上法会开始征稿的消息非常高兴，这是师尊在特殊时期对大陆弟子的厚爱，当然不能错过。

近两年，我地区在师尊的呵护下，同修们主动圆容配合，邪恶受到很大的震慑。尽管前一段时间洗脑班叫的很凶，最后也草草收场，坚定实修的大法弟子一个也未受到干扰。现将我们的修炼历程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共勉。

一、学好法是一切的保障

我与丈夫都是九八年得法的老弟子。丈夫修炼前是“不修道已在道中”的那种人。在十几年的正法修炼中比较平稳。我修炼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所以修炼后左一跤右一跤，在师尊的呵护下走到今天。

我在黑窝被迫害近六年。零八年从黑窝最后一次回来，反复思考，我为什么多次被迫害，痛定思痛，从内心查找自己，一是没真正学好法，二是没实修自己，把大法当成常人工作，我也当常人的英雄。找到原因后，自己认识到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认真学法，静心学法。从此，我就象刚得法时一样，入心学法，背法。开始干扰很大，思想不静，背着背着思想溜号，我就整点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清除它，只要有不好念头一出来就去掉它，慢慢就能静心学法了。

用了五个月背完第一遍《转法轮》和学了师尊所有大法书。在近半年里自己很少与同修接触，但是明慧网天天看，当时自己不会上网，都是同修送来电脑上看。一篇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交流文章，使我找到了差距，看到了正法进程如此之快。我只有奋起直追的一念。除在亲朋好友中讲真相劝三退外，自己就在

家学法，背法，现在两个小时就能背一讲《转法轮》，法理也逐渐清晰了，背法的玄妙无以言表，在师尊点悟下，常常茅塞顿开，热泪盈眶。与此同时不断清除自己往出冒的各种不好念头，慢慢学法炼功能静下来了。只要有五分钟时间我都能静心背一段法。

学法也不能走极端。前段时间一直很忙，每天只能在学法小组学法回家后就没时间背法，总感觉心里空荡荡的象没学法一样，发觉不对。为背法而背法是对法不敬。去掉这颗心之后发现无论是读或背都是一样的收获，关键是入心。无论在家一人学或在学法小组集体学我都双盘打坐，双手捧着宝书，无论学多久都不改变姿式，腿也不疼。天上的神都是跪着听法，他的腿会疼吗？不会的。只有发自内心的同化法，一切尽在其中，妙不可言！

二、参与大法项目，在协调中实修自己

由于本地区迫害严重，协调人被迫害，很多大法弟子还在被非法关押中，学法小组不健全，资料更缺乏。师尊选择了我当大法弟子，除了感恩，必须承担责任，兑现誓约，别无选择。我找了两个同修一道组建学法小组，让能走出来的同修集体学法。

通过学法，同修们在法理认识上不断提高，走出来的同修越来越多，学法小组不断扩大，增加。资料点人手少，我和另一同修每天加班加点做有时还是供不应求。后来同修上班去了，就我一人做，一时间压的我喘不过气来。大法是超常的，无所不能，只要心在法上，每天在做资料过程中都能轻松背一讲法。

送资料也很艰辛，有的在这儿取，有的在那儿拿，有的说送我家吧，有时送去后没有人、得等或回头再送，每天背着包来回穿街走巷，那几个月每天睡三～四个小时的觉，其余时间全都用在证实大法的项目上。当时心里还真不是滋味，“你以为修炼是吃蜜呀。”师尊的一句话打入脑子（不是原话）。自己暗暗好

了，效果也变了，有时，对方常常会说“听你的”、“你说的肯定是对的”。

单位有个同事口碑不怎么好，他是我退休后才去的，我听到的都是关于他的负面信息。我想无论他是什么样，都应该得救。一次因一个会议，我和他近距离接触，我们交谈了起来。交谈中我有意问他：“你对法轮功怎么看？”他说：“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说：“对！法轮功讲真、善、忍，‘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转法轮》）。”他点头。我真心的夸他是个有善心的人。我们熟悉了后，我请他们夫妻吃饭，在饭桌上，我对他们讲真相，他们都非常接受，最后他们痛快的三退了。

在以后的接触中，我了解了真实的他，并不是大家所议论的那样，后来，我和他们夫妻成了朋友，他很愿意和我交往，他认为我很信任他，也愿意听我的。他搞音乐创作，我给他神韵光盘看，告诉他不要创作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他说：我不会，给再高的价我都不会。这事让我对师父说的“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转法轮》）这个法，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有耐心等待的心

开始面对拒绝三退的人，我感到很伤面子，产生了怕心，曾经想放弃他们，甚至希望以后不要再遇见他（她）们。但师父“慈悲能溶天地春 正念可救世中人”（《洪吟二》〈法正乾坤〉）、“不信良知唤不回（《济世》）”的法时时敲击着我的心扉，我因此而惭愧。要慈悲救人，就要有耐心等待的心，不能放弃，但得变通一下，我想起了教学中的“因材施教”。

我仔细分析了他们不愿三退的原因，大致有如下三点：一是或仕途亨通或事业有成，认为退不退不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二是相信邪党的“无神论”，认为三退保平安太玄；三是有怕心，

那么简单，他们很少有几句话就接受了真相、就三退了的。可以说，碰了不少壁，出现了许多尴尬，就连有些缘份很深的也常常不给面子，说什么的都有，有时陷入沮丧中。但是，我明白，这就是我修炼的环境，这就是我讲真相的环境，不容回避！我认真学法、坚持看明慧网上同修的有关体会，和同修“比学比修”，检查到自己有急于求成之心，是在为做而做，不是真的完全站在慈悲救人的角度。于是我吸取了教训，在具体做的过程中摸索着给知识份子讲真相的经验。

一颗真心为人好

刚开始讲真相时，我就想到了我带的两个徒弟，我和他们的关系密切到他们完全把我当作了母亲，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亲如兄弟。我胸有成竹的把他们请到家中，讲了法轮大法好、讲了自焚真相（但比较匆忙），然后就劝“三退”，但是，俩人在没商量的情况下异口同声的拒绝了，此时的“师徒之情”荡然无存。送走他们我难过了许久，静下心后，发现自己是在利用常人中的关系对待讲真相这个严肃的问题，认为凭多年的“师徒情”、“母子情”他们绝对会三退的。因为讲真相的基点不对，我碰了壁。

此后，我多次想起师父的法：“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地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精进要旨》〈清醒〉）我体会到要用真心。不久，我再一次请他们到家里来，从我为什么修大法，讲到大法弟子受迫害，讲到三十六位西人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讲真相，再讲到我的师父……讲到我为什么一定要给他们讲真相时，我流泪了，我觉的我捧出了一颗真心。他们听的很专注，最后同意了三退，并说还要叫妻子退，后来真的退了。这次，是我的心打动了他们，他们真的看到了我要救他们的心。

以后，我再也不敢利用常人中的人际关系——情，去对待讲真相的事了，再好的关系也想着对方是我要救的对象，基点变

笑，这点苦算什么，这是在兑现自己的誓约，有法在，有师父在，我什么烦恼，什么痛苦，就荡然无存，全身轻飘飘的，非常幸福。

如何做好协调：首先要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中，多看学员的闪光点，把学员当一面镜子把看到学员的不足反过来看自己。不断扩大容量。

在协调中的几件事让我很感动：

一次，一资料点受阻，同修死活不让去她租的房子做资料，而且马上搬走。快过年了，当天又下雨不停，那么多东西说搬就搬，一时又找不到房子，心里很着急，埋怨同修的心不断往出冒，认为同修不早说，有意找麻烦，跟自己过不去。心里不断的求师父帮帮弟子，师父看到我那颗心没去，安排一同修主动把东西全搬走了，解决了东西没地方放的问题，我心里一个劲的谢谢师父，感谢同修。

这件事对自己触动很大，静心向内找，发现还真是自己的问题。一是自己做事霸道，说一不二，在同修还没完全同意就自作主张搬去了，把自己当领导，拿师尊的法去要求别人，搬去后也未与同修进一步交流，导致同修被怕心干扰严重。二是证实自我的心很重，听不进同修的意见，我行我素，向外找，向外看，修别人，不实修自己，我找到这些不正的心以后马上归正，正念清除。我主动向同修认错，对不起，不是你的错，是我没做好，以后要资料不论多少我都给你送来。没想到同修象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昨日还怕的不行的心荡然无存。还主动为做好三件事出主意，提建议到农村去讲真相发资料，还找了几个同修。当时我真的很感动！主动配合送资料并一同下乡。

去年七、八月份连晴、高温都到四十度。同修们背着大包资料乘车，有时步行十多里将资料一份一份送到众生手中。同修有的脸，手臂都晒起泡，脱掉一层皮。脚也打起泡。冬天天冷，脸

上，手上，脚上生满了冻疮，又疼又痒。有的裂口流血，但从不叫一声苦，总是乐呵呵的不在乎，常说都是师父在做，师父为众生承受那么多，这点苦算什么。多好的同修，我能不配合吗？每次都有不少三退名单。这个小组五个同修在今年过年那一个星期劝退二百多人。他们现在又到其它小组带动更多同修走出来讲真相劝三退救人。

另一件事是资料点遍地开花是师尊要的，但我地一直开展不起来。有两同修一直稳步做着三件事，相互配合也好，也愿做资料工作。但在一段时间里总不能独立工作，不是机器有问题，就是做的质量不太好，不主动想办法解决。我看到这种情况总是心里埋怨他们不用心，依赖心重，心里不高兴和埋怨的心就从说话语气中冲同修而来。越这样发现越不对劲，后来连新机器也不能用了，这时才想起从内心找自己。一找吓了一跳，问题全在自己这，对自己的同修不慈悲，不耐心，态度不好，同修也给我提出过说我很凶，我却不在意。把自己的做法强加于人，认为自己聪明别人笨等等不好的人心全有，立即清除，马上归正自己。不再埋怨同修，在工作中相互交流，相互帮助，互相谅解，并从心里感谢同修默默配合，无论需要多少资料他们从不耽误，从不叫苦。

这样奇迹出现了，机器也好了，同修很快就独立了。我地现在也开了好几朵小花，边远山区也逐步开花。有时主动关心一下有什么需要帮助吗？得到的回答是：你不用操心，做你的正事去吧！每次听到这句话我都想掉泪。“同修一部法，都是一样的缘份，有什么放不下的向对方真诚交换意见、接受别人指出的不足，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二零一零年纽约法会讲法》）

还有一次，甲、乙两同修为一个项目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我心里一会儿觉的甲说的对，一会儿觉的乙有理。最后她俩都看着我，我这时才意识到是我的问题。静静的想；我为什么看事情的

谢谢了。这哪是我们在做，真的是师尊在做。

“人类形势也在变化，对大法的认识，也象开了窍似的开始渐渐的发生着，就象冰在溶解一样在变化。”（《二零一零年纽约法会讲法》）到了目的地，买上鞭炮边走边讲为什么放鞭炮驱首恶，全国都在放，放了风调雨顺。老百姓都说它没干什么好事，早该死了。当时正逢赶集人很多。我们边走边发正念边讲真相，这不到两小时功夫我们劝退二十多人。

从师尊发表《什么叫助师正法》，《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两篇经文以后，同修们劝三退人数上升较快，有的同修翻番。从未走出来的也在不断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同修们都说这是讲真相救人的大好时期。

感恩师尊将这建立威德的机会留给弟子。万语千言，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请师尊放心，弟子一定谨记师尊教诲修炼如初，精進再精進。

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叩谢师尊！谢谢同修！

给知识份子讲真相的一些体会

文 / 中国四川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参加这次法会想向伟大慈悲的师父和各位同修汇报我在多年来给知识份子讲真相中的一些体会。

我工作在知识份子群中，生活也大多在知识份子群中（同事、工作对象、亲朋好友），所以，在讲真相的对象中，知识份子占的比例比较大。

开始，我认为知识份子知书达礼，加上和我熟悉，有些甚至缘份很深，讲真相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殊不知，并不是我想的

前段时间海外媒体报道江魔死讯，明慧同修建议买鞭炮放鞭炮。我们与同修交流都认为这是一个讲真相救世人的大好契机。三三两两抓住这个契机相约去乡镇放鞭炮，讲真相。每到一处只有两个小时，通过放鞭炮讲真相使很多世人明白了真相，纷纷说：江没干过好事早就该死了。每到一乡镇劝退不少人，取得很好效果。

一次，我同两位六、七十岁从未走出来的同修去乡镇放鞭炮讲真相，那天正好赶集，人很多，我们一边发正念一边讲真相。两位同修也突破了自己，敢面对面讲真相，而且还劝退了几个人，为突破自我而高兴。

在车上与一医生讲预言与人生，六四迫害学生，某党宣言称自己是西来幽灵，幽灵是好东西吗？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的祖先是炎帝和黄帝，怎么能做幽灵的子孙，对不对。他当时吃惊的看着我，阿姨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其实我只读了六年书，现在修真、善、忍大法。我接着讲真相，他很认同，并告诉我他是一名牌大学学医的分到这边远乡镇医院工作。我告诉他为什么三退，他愉快同意了。

我又坐到一位大学生模样的女孩旁边，一搭话果真是一位大二的师范生。我就给她讲六四迫害学生，共产党腐败，暴政，建政以来屠杀八千万同胞，学生毕业不分配，求职难，物价上涨，百姓生存难，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被迫害，北京自焚伪案等，她频频点头认同。后劝其三退，她主动告诉真实名字三退。我告诉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保平安。

刚讲完又上来一位带孩子的妇女，我主动让座。起来站在一座位旁边给一位六十多岁的农民讲真相，劝他三退，保平安，他说只戴过红领巾，就退了吧，他还说，你是在行善积德做好事，谢谢你。我说，是师父让我们救人，你谢我师父吧！他说谢谢李师父。我又送一个护身符给他，记住九字吉言，他很高兴的说，

表面，我不是也有争斗心吗？还有证实自我强调自我的心吗？不都是表现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吗？去掉它。师父说：“你能默默的去完成好你所看到的不足，你能默默的做好你应该做的，你把那件事中不完善的部份自己默默的把它做好，众神佩服的了不得，说这个人太了不得！”（《再精進》）刚想到这还没来的及说什么她们都相互谅解了，高高兴兴去做了。

一次小组学完法交流，一同修说怎么就从未听你说过状态不好，整天总是乐呵呵的。是啊！师尊借她的嘴在点悟我，近来我是不是有状态不好，我是不是有欢喜心。一找还真有，刚在来学法的路上下劝退两人现在还乐呢，赶快归正，去掉这颗心。

讲清真相，揭露邪恶，同修们也做了大量工作，如给邪党机关、企事业单位领导写真相信，不间断的交替发、打语音电话，彩信。特别针对参与迫害的责任人的家属写信，打电话收到很好效果。真相短语帖贴满大街小巷、公安局内。经常上网曝光恶人行踪，遭恶报的真人真事寄到恶人单位，到处发。有力震慑了邪恶，邪恶不敢轻举妄动。

如去年有一天甲同修被绑架到洗脑班，影响到乙同修。乙同修全盘否定，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加大力度发正念，上网曝光洗脑班恶人，国内外电话不断。在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下，邪恶就未敢动乙同修，洗脑班也解体了。

三、平衡好家庭，走出自己证实法之路

我们夫妻都是同修，家里的事他里里外外一人承担，大法的事他主内、我主外，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开始还是有很多碰撞，大多数都是我的问题，一向内找就解决了。他从来不对我主动发火。慢慢的随着学法的深入，现在有争论也不会超过三句话都会找自己。他快七十岁了，几十上百斤重的东西搬上几层楼不歇气，早晨三点五十起床参加集体炼功从未间断，而我有时还睡过去了没起来。

两个儿子、儿媳都支持大法，两个孙女的成长他们都自己照管，大孙女读高中，相信大法，还告诉同学大法好。小孙女上幼儿园，到我家就要看神韵。他们经济上有困难时适当帮助点。他们也为自己选择了未来。这也是我们摆正了关系得到的结果，这才是真对他们好。

我妹妹九九年四月走进大法，迫害后放弃了，去年又走回大法，全家人都支持大法也受益。我妹夫在一次野外作业时，不小心从一吊车上（约两层楼高）掉下来毫发未损。又一次两百斤重的油桶从吊车上掉下来砸在他脚趾上，劳保皮鞋都扎坏了，脚趾受轻伤，两天就好了。侄女有一次抱着两岁多的女儿过马路，一辆北京吉普车从她脚上压过去，皮鞋都压坏了，脚却一点事没有。还有一次抱着女儿下楼不小心摔了一跤，将女儿摔出几步远，女儿站在地上一没摔着，女儿本来还走不得路，居然站着不动，也不哭。

这孩子可乖啦，师尊生日那天她刚起床就唱生日歌，她外公说：么儿今天没人过生日，你给谁唱生日歌？她不理他继续唱。我去他家说这事时，才告诉他们，今天是我们师尊的生日。现在跟她外婆一起听师尊讲法，背《洪吟》。他们全家见人就说大法好。亲朋好友绝大多数明真相得救。

协调工作千头万绪，估计不到的事时有发生，根据自身情况摸索着走出一条证实法的路。遵循师尊教诲将三件事溶入日常生活中。我很少有固定时间去讲真相。就在包里时刻装着资料，在走路，乘车，等车的过程中，参加聚会等地方有机会就讲，就发资料或光盘。篇幅有限仅举几例与同修分享。

今年过年期间外出乘出租车“面的”，车上坐了三个大学三年级女学生（其中有一个是少数民族学生），一个打工的小伙子，一个车老板。一上车我就发正念并请师尊加持弟子一定救这几个生命。我给他们唠了一会家常，就开始讲邪党腐败，老百姓

生存难，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供一个大学生几乎倾家荡产。邪党夺取政权以来迫害死八千多万同胞。六四学潮，迫害法轮功，伪火，四二五真相，他们非常赞同。讲大法洪传一百多个国家，台湾香港都让炼。讲为什么三退。最后他们全部用真名退出团，队。我送给他们一人一个护身符，他们高兴的说谢谢！我说就谢我师父吧！是师父让我们救人的。他们说好，谢谢李师父！

一次参加一宴会，同桌的一位报社记者，大学毕业工作一年。与她聊起来，现在当记者不容易，不能说真话。她非常赞同。又关心一下她的家庭，生活，工作。她当时说阿姨你是大学生吗？快五十岁了吧！我说阿姨快六十岁啦！看不出来！象你这种年龄的人很难和我们这一代人沟通。我说阿姨是修炼人。她说修佛吗？对！修“真、善、忍”法轮大法。她吓了一跳，啊！不可能，不是说是某教吗？我说某党的话你信吗？她说也是。然后我就给她讲了法轮功洪传一百多个国家，四二五，伪火，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等事实真相。她听了这些，说（中共）太坏了。我又讲六四学潮、藏字石、天灭中共是天意，三退才能保命。她说：好，我只入过团，队，我叫某某，帮我退了吧，谢谢阿姨。然后我送她一张神韵光盘，一个护身符并告诉她如何帮亲朋好友三退，积大德哟！并告诉她如何上网，她都乐意的接受了。

还有一次我想给一位曾经认识的退休领导讲真相，因他能影响一些人。但又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但就这样一想并求师尊加持，第二天早上果然碰上他。顺利给他讲完真相，他乐意接受了，并用真名作了三退，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感恩师尊点悟。大法弟子动真念为什么会有威力，为什么一念能劈山，是因为有师父管着呢！怕什么？再苦再累，看着一个个得救的生命，心里比吃蜜还甜呢！

四、放鞭炮，讲真相